

心灵与艺术



周立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心灵与艺术



周立人 著

中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与艺术/周立人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8

ISBN 978-7-5473-0511-9

I. ①心…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8641 号

心灵与艺术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42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11-9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有恋物癖的人并不都是艺术家，但艺术家肯定恋物，且恋得如痴如醉，不能自拔。罗丹恋上了“永恒的偶像”，毕沙罗恋上了“卢韦西厄纳的驿车”，卡夫卡恋上了“城堡”，艾略特恋上了“荒原”……

各种或明或暗的被恋之物，尤其是存在于作品之中的被恋之物，有具象的，也有抽象的，有表义的，也有隐喻的，有和谐的，也有冲突的，有单指涉的，也有多指涉的，有辐射状的，也有枝状、链状、网状、旋涡状的，甚至还有难以名状的。这些海妖的化身总是试图用她们的魔咒把艺术家囚禁在大海的深处，而艺术家则借助缪斯的神力降伏了她们，将她们驯化为乖顺的奴婢。

这种降伏，对于艺术家来讲，与其说是一种生命力的释放，不如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救。在虚灵寂照中，混沌世界的浊浪终于退去，留下的是一片如诗如画的、清香宜人的绿洲。在这片绿洲里，你可以望见一位美丽的天使，永恒的蓝天衬映出其伟岸不俗的身影。这身影能在瞬间将时空融化，将偎依在时空怀抱里的一切景物融化，让你更贴近纯真，更贴近本色。

我不敢以艺术家自诩，但偶逢的缪斯慷慨地赋予我创作的灵感和欲罢不能的激情，让我踏着它们的冲浪板在“望水屯的井”、“场站”、“蛇鞭”等一个又一个被恋之物的波峰浪谷里飞快地穿行。尽管浮躁与困惑时常像一只猛兽追赶着我，甚至将我刚刚编织好的梦扯

成碎片，可我继续前行着，毫不气馁地再重新编织起新的梦来。随着燃烧的灵感和狂奔的激情渐渐变成了紫罗兰般的晚霞，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灵魂有了守护之神。他将我化作一朵白云、一颗星星、一滴雨露，化作一棵长在岩石边上的小草，一只安栖在无垠沙滩上的鹅掌贝。

或许有人会重提一个古老的命题：美为何物？

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从骚动不安的、叛逆的灵魂的创口中渗出的血，是从心灵最幽眇、最神诞、最苍凉的角落里射出的一束光，是在屈辱的荒丘上矗立起来的一座圣殿，是淘尽浮沙后的生命留下的本原。它像一抹沿着地平线泛射出来的曙色，预示着洞穿大千世界的透明视觉的降临；它如一泓宁静的秋水，在夕阳的抚照下变得愈加澄澈明净，裸露出包容万象的秘密；它似一位御风而行的仙者，屈尊般地融入凡人的天地，不断地发掘着隐匿于其中的意义。

庄子云：“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其意是：得风仙之道的列子能驾着风在空中无挂碍地飘游，这无疑是一种轻妙美好的境界。本集子取“心灵与艺术”之名，愿“心灵”有如得风仙之道的列子，“艺术”有如载着他“直出浮云间”的冷风。是为序。

周立人

2012年2月28日

于上海理工大学

目 录

自序	001
黄昏的喧嚣	001
望水屯的井	095
场站	109
蛇鞭	142
归来之夜	183
寒流	200
拾荒者	208
秋梦	232
会癖	243
晚宴	253
摇钱树	272
苏家村的故事	293
乡村医院	312
老派克饭店	328
红河边的花魂	380
作品综述(代后记)	435

黄昏的喧嚣

—

顾韦番刚吃好晚饭就坐在自家店门口的一张躺椅上，一面抽着“红双喜”，一面看着手里的《新民晚报》，压在左腿上的右腿高高地翘着，时不时跟被风儿吹动的树枝似地晃几下。看了一会儿后，他见香烟快燎到了手指，于是放下右脚，将贴在椅背上的身子往前一折，使出吃奶的力气吧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屁股撂在两脚的中间，用鞋底轻轻地碾了碾。

接着，他又恢复原来舒坦的坐姿继续看报，直到眼圈有点酸胀，眼睛有点昏花了才放下报纸。这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首流行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微。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听着，听着，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边哼唱边眯缝起两眼打量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人。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刚下班往家里赶的，他们疲惫的神态和晃动的身影使他的心情渐渐变得烦躁起来。他终于没兴致继续哼唱那首歌了，昏沉沉的脑瓜里塞满了一双双疾步快走的腿。是啊，他寻思着，现代都市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人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好像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生存谋划着、奔波着，即便是下了班也很少有休闲的工夫，因为等待他们的是一大堆家务活。

没多时，有一张略显苍白且毫无表情的面孔，酷似从云雾里钻出

来的一轮寒月，将冷冰冰的清辉撒在他的身上。他哆嗦了一下后，干脆闭上眼睛想着自己的事。

这几天股票大涨，店里的生意也不错，昨晚又在麻将桌上赢了一把，真可谓鸿运当头不可拒，财源滚滚如潮来。只可惜，跟圈子的一些朋友相比，自己总觉得还缺少一点什么。这些朋友不但有豪宅和私家车，而且还瞒着老婆在外头包二奶，二奶玩腻了就常常驱车到外地的“度假村”去换换“口味”……

就在他闭目静思的时候，浮沙一般的暮色渐渐地沉落到大街上，也沉落到他那张多肉的、油浸浸的脸上。街面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喧闹起来：几个腿粗腰壮、浑身散发着汗臭的小贩，一面敞胸露怀地、慢悠悠地蹬着黄鱼车，一面亮着高音喇叭似的大嗓门叫卖水果和蔬菜；一群兜售黄碟的女人，胆小的抱着孩子神情腼腆而又紧张地跟打身边走过的男人搭讪，边搭讪边拉开外衣的拉链，将揣在怀里的黄碟给他看，胆大的干脆把黄碟拿在手里，口中不停地喊着“爱片要吗？最新的爱片”；一个身材颀长、戴一副黑边眼镜的男子，刚把一只沉重的碟片箱搬到撑开的木头支架上，便被一群人团团围住，接着就是七嘴八舌的询问和一番又一番的讨价还价。

“哟，这不是顾老板吗？”那群人离去后，男子兴冲冲地走到顾韦番的跟前，挠了挠后脑勺说。

“哦，是史大富啊，好些日子没见你的人影了，上哪儿去了？”顾韦番慢慢地睁开眼睛，端量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说心里话，他还真有点喜欢这位年轻人，不单是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匀称结实，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碟片给他顾韦番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几天不见，他总隐隐地感到自己好像少了什么。

“前些天风声紧，没敢出来做生意。”史大富笑着说，“现在风声过了，也就出来活动活动了。要不然，就没法过日子了。哦，对了，我这儿有刚进的新片，其中不少还是你喜欢的古装三级片呢！”

“是吗？那就赶紧拿过来看看。”顾韦番急切地说。

不一会儿，史大富将十张封套做得十分诱人的碟片送到顾韦番的手里。

“多少钱？”顾韦番数了数后问。

“五十元。”史大富回答道。

“都老客户了，就不能便宜些？”出于生意人养成的习惯，顾韦番不假思索地说。

“那可不成，这些都是紧俏货。不信，你就等着看，一会儿工夫我就全出手了。”史大富说着，将脑瓜往右一偏。“再说，你顾老板又不是没有钱，犯得着这般抠门儿？”

“哎，都是生意人，彼此彼此嘛！”顾韦番咧开厚厚的嘴唇憨憨地笑道，“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抠不抠的？我又不是头一回当你的‘财神爷’。”

“你是名正言顺开店的大老板，我是躲着白天‘摸黑儿’的小本买卖。要我说，你拔根汗毛也比我的腿粗啊！”史大富说，“常言道：‘饿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我只是从你这里挣几个糊口的小钱，哪敢指着你这位‘财神爷’发大财？更何况不定哪一天‘黑猫’闻到了腥，把我这摊头给一锅端了。”

“这倒也是。没想到你嘴皮子还挺溜的，有唱独角戏的天赋。做碟片生意真是檀香木当柴烧，叫你屈才了！”顾韦番听史大富这么一说，觉得他讲的也在理，于是也就没再跟他软缠硬磨地讨价还价。

付了钱后，顾韦番把碟片裹在报纸里，而后闭起眼睛继续想心事。这时候，一首他所熟悉的怀旧歌曲乘着一阵又一阵风儿飘到他的耳朵里。那带有些许悲哀情调的旋律在他的心里激起一层层感伤的涟漪，使他沉浸于早已逝去的如梦似烟的岁月之中。他回想起自己三十年前在安徽插队时跟一个农家女的恋爱——这段恋情虽然仅延续了三年，但却深深地埋在他的记忆里。他还回想起二十七年前

返沪后在一家钢铁厂工作的经历，回想起辞去钢铁厂工作后开起夫妻店时的艰辛与磨难……这一切，如果写下来，真是一部了不起的个人罗曼史和奋斗史，他寻思着，只可惜现在就是想写也没这个心气，更没这个能耐。

在他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他回味无穷的是那早就成为云踪雨迹但又刻骨铭心的初恋——要是政府没有给像他这样的知青落实政策，他或许早已在安徽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了——，最让他感到内疚的是他抛弃了那位在他最孤独、最失意的时候给了他温暖与爱情的安徽姑娘，最叫他追悔莫及的是他娶了一个原籍在奉贤的徐冬芹做老婆。

徐冬芹也是个农家女，是他刚进钢铁厂工作时由车间主任提的媒。当时，他的父母想抱孙子想疯了，隔三差五地催他快点成家，于是，他也没经过深思熟虑就草草率率地结了婚。可结婚后不久，他发现这个徐冬芹在各方面都不如那个安徽姑娘。前者是沉默寡言抑郁型的，后者是说说笑笑开朗型的；前者是磨磨蹭蹭懒散型的，后者是任劳任怨勤快型的；前者是凶悍无礼泼辣型的，后者是柔静温顺体贴型的。这些巨大的差异，就像一团团阴沉沉的乌云压在他的心头，常常叫他闷怀难释，愁肠百结。

现如今，他虽说是朝五十奔的人了，但精力充沛，如日中天，不仅贝齿未落，而且那头黑发没白去几茎，而比他小五岁的徐冬芹则早已容衰姿损，不但牙脱发白，眼角堆满了鱼尾纹，还患上了肾病和心脏病。这些生理上的差别，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两人的夫妻生活，使两人的情感世界变得愈加黯淡无光，用他的话说就是“跟吃糠咽菜没有什么两样”。更叫他内心感到荒凉的是：由于婚后无子，日子过得有点平淡和凄清，用他的话来形容，“就好比白水煮冬瓜，没滋没味的”。由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得到满足，他常常跟东岳庙里的小鬼似的，瞪大着一双叫人害怕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妻子，有时候甚至一连好

几天不跟她说话。

不过，面对不如意的婚姻他也不是破裤子缠腿抻不开。平时除了炒股和经营房产，他一有空不是打麻将就是看三级片，偶尔也到附近的“芭比娜会所”去跟按摩女聊天。打麻将是图个热闹欢快的气氛，以此来冲淡郁积在他内心的寂寞；看三级片无非是过过眼瘾，从中得到一种隐秘的满足与自慰；跟按摩女聊天既可以疏导自己的情绪、排遣心理上的压力，又可以让自己陶醉在“春山春水”般的幻觉之中。

暮色转眼间变得更浓了。在这沉甸甸的暮色中，在这扰人心绪但又充满了诱惑的街面上，一个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女人迈着安闲自在的步子走到顾韦番的店门前。她中等身材，上身穿一件奶黄色的短袖衫，下身穿一条白底红花长裙，脚上蹬一双紫色的半高跟鞋，有点歪斜的左肩上挂着一只淡褐色的女包。虽然她的体态显得有点肥胖，但由于肤色嫩白，而且浑圆饱满的脸上长着一双黑亮妩媚的大眼和一张红润性感的嘴，因而整个模样还算不错，还有几分迷人的姿色。她先昂起头，闪动着长长的眼睫毛望了一眼店门上的横牌，而后凑到横牌底下的一扇贴满房源信息的玻璃门前。她挨个浏览了几乎所有的信息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你找谁？”一听有人敲门，顾韦番赶紧睁开两眼急迫地问。

“我找盛业房产的老板。”女人转过身子，羞声怯气地回答道，边回答边搔了搔乌黑油亮的披肩发。

“我就是。”顾韦番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哦，原来你就是这店的老板。”女人的脸上漾起浅浅的、柔柔的笑意。

她借着路灯投下的清光把顾韦番囫囵个儿打量了一遍，发现这位岁数瞧上去完全可以做她爹的老板宽阔的肩膀上安着一张椭圆形的长脸，跟肥厚的大鼻子和粗短的、带有一块紫黑色胎记的脖子配在

一起，显得有些臃滞和笨重，平直的淡眉下压着一对顾盼时熠熠有神的眼睛，机敏之中带有一点傲慢和倔强。

“这儿说话不方便，请进屋谈。”顾韦番边说边从躺椅上站起来。他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女人：“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行。”女人很有礼貌地说。

“再麻烦你把那扇玻璃门推直。”他折好躺椅后，用左手提着它，右手接过女人手里的东西。

门开直后，他步态从容地走进又窄又挤的店堂，女人则跟在他的后面。

“请这边坐。”他把躺椅搁在屋内的一个墙角里，紧接着，摆过身子指了指一张双人沙发。

于是，女人将裙子轻轻地提了提，而后悠然不迫地坐到了沙发上。这沙发正好对着一张横放的写字台，台面上摆着茶杯、烟灰缸、电话机和验钞机等物品。

顾韦番关上房门、拧亮电灯后，把裹着碟片的报纸往写字台上一摆，随后坐到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恰好跟双人沙发隔桌相望。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盒，拔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接着，在把烟盒放回衣袋时，顺手摸出一只打火机，只听咔嗒一声，一朵带着青烟的火慢慢地将他嘴皮上的烟点着了。他一边吸着香烟，一边骨碌着眼珠子端量着女人，仿佛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只精致的花瓶，一道百看不厌的亮丽风景。

女人见他像黑眼见了白银似地看着自己，便故意回避他的目光，把视线移到左边通向起居室的一扇门。这扇门半开着，里边不时地响起轻微的走动声。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顾韦番鉴貌辨色般地把女人细看了一遍后，咧嘴一笑道。

“我老家在安徽。三年前，我跟着老公来到上海。”女人转过脸回答道，嘴角边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尴尬。

“哦，原来是这样。”顾韦番对着烟灰缸剔了剔烟头上的烟灰。“安徽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是吗？”女人用好奇的目光望着他。

“不瞒你说，我年轻时曾在安徽的独山插过队。”顾韦番说罢，继续抽他的烟。

“我是在安徽的六安市长大的。”女人轻微地耸了耸两叶修长的柳眉。

“六安市离独山不远，那地方我去过。有一年我回上海前，特地那儿买了几斤‘瓜片’，那浓郁的茶香味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顾韦番一面抽着烟，一面跟聊家常似地意孜孜情绵绵地说着，好像做不做生意对他来讲都一样。

而女人似乎对他的述说并不感兴趣。她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后，一笑道：“老板，不好意思，我想我们也该谈正事了吧？待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这儿聆听你插队的经历。”

“哦，对。你看我这人，只顾着‘嘎三胡’，连你是谁都给忘了。”顾韦番拍了拍脑门说，“那你是想租房还是购房？”

“刚才，我粗粗地浏览了一下贴在店门上的房源信息，没找到适合我买的住房。看来，只好租房了。”女人说着，把包从肩上拿了下來，放在自己并拢的大腿上。两只指甲嫣红的胖手叠放在包的上面。

“我这儿倒有一套住房，就在这附近。本想给圈子里的一个朋友留着，所以没有挂牌。单价和总价都可以说是最低的。不知你感不感兴趣。”顾韦番扬了扬眉毛，态度诚恳地说。

“你能不能详细说来听听？”女人问道。

“那套房是带煤卫和阳台的一室户，装修得还不错，楼层也比较好，是三楼。单价六千不到一点，总价才二十万。”顾韦番回答说。

“那这套房为什么要贱卖呢？”女人又问。

“因为房主刚在松江购置了一套别墅，急于想用这套房的房款来还贷。”顾韦番解释说。

“眼下，像这样的住房每月的租金是多少？”女人接着问。

“最起码一千吧。”顾韦番回答说。“不过，我劝你还是把它买下来，因为目前市区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缺，而且像这样的小户型越来越稀少了。再说，这套房周边的配套设施很齐全，附近正在造地铁。待地铁开通了，房价就上去了。我圈子里的不少朋友眼下都攒了不少像这样的二手房，他们就喜欢靠贱敛贵出捞上一把。”

听顾韦番这么一说，女人不禁怦然心动：“那你什么时候能带我去看看那套房？”

“现在就可以。因为房主平时挺忙的，新住所离这儿又比较远，所以他就干脆把钥匙交给我，委托我保管，委托我带客户看房。如果你看中了这套房，我立马打他的手机，让他过来跟你签订购房意向书。”顾韦番说完，把快要燃尽的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行。”女人说罢，喜形于色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将拿在手里的包又挂回到左肩上。

顾韦番见自己的一番话把她给说动了，便不露声色地从写字台右边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而后走到起居室的门口对着里边大声说：“徐冬芹，我带客户去看房。如果有人来，你就先替我支应一下。”

“好的，你去吧。”里边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不到十分钟，他们来到了一幢五层楼的房子前。顾韦番打开底楼的防盗门后，让女人先进去，然后领着她上了三楼。

“就是这间，302室。”他对女人说。

“这里好像好久没人住了。”女人发现房门上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是啊，是有些日子没人住了。”顾韦番说，“听房主讲，这套房原本是上大儿子结婚时的新房，后来，大儿子带着他的妻子到加拿大去了，而且在那里定了居，于是他就搬了过来，自己原来的面积稍大一点的住房让给了小儿子住。”

“这里既然没人住，怎么会有香水味？”当顾韦番打开房门时，一股淡淡的香气从里边飘逸出来，于是女人疑惑地问。

“是啊，我第一次来看房时心里也纳闷着。我想，那位房主该不会在这儿包过二奶吧？现在有钱人都行这一套。”顾韦番笑了笑说。

两人进屋后，他关上房门，开亮电灯，先让女人看房间和阳台，然后让她看厨房和卫生间。房间里的陈设比较简单：和门成一条直线的那堵墙的墙边摆着一个面朝阳台的三门衣柜；靠阳台的那扇窗前放着一张餐桌，餐桌的一边贴着窗底下的墙面，另外的三边各放着一张椅子；餐桌和衣柜之间横放着一张大床；距阳台铁门约两米的地方，倚墙放着一只双门矮柜，矮柜上是台电视机，正好对着床头。阳台内，除了几根晾晒衣服用的竹竿外，什么也没有。厨房里，过道的左边有两只连在一起的不锈钢水池，每个水池都配有一个龙头，龙头的上方是一个“壁挂式”碗橱；过道的右边是煤气灶，煤气灶的上方安装了一台排油烟机。卫生间里，有一个带“浴霸”的浴缸、一个带镜子的洗脸盆和一只抽水马桶。

“这套房你看下来觉得怎么样？”女人看完房后，顾韦番问道。

“还行，就是房间的地板和墙纸太旧太脏了，厨房和卫生间有几块瓷砖开裂了，而且房间里没安空调。”女人回答说。“另外，我想问一下，这屋里的设施，包括家具——”

“哦，这好办，我可以劝房主把它们——”就在这时候，顾韦番的手机响了。

“喂，哪一位？哦，是他呀！他不是说还差点钱吗？怎么，他现在又想要了？你先不要答复他，待会儿我打电话给他跟他谈这事。哦，

哦，我马上就回来。知道了。”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后，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阵。

“看来，你的生意还不错。”站在一旁的女人笑吟吟地说。

“是啊。”顾韦番把手机放回裤兜。“刚才是我老婆打电话给我，说我圈子里的那位朋友来电话讲现在他已弄到了钱，想买这套房了。这人也真是的，一个月前还说手头的钱不够，付不了首付款。这下可好，净给我添乱。”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而后接着说：“我看，要不这样，你待会儿和老公商量商量，听听他的意见，最好叫他也过来看房，争取在明晚八点之前敲定这笔交易。要不行，我就把这套房卖给我的朋友了。”

“行，我会尽快给你个答复。”女人说。

“那好，一言为定。”

顾韦番说罢，正准备带着女人离开，忽听有人在敲门，于是急溜溜地去开门。

“你们找谁？”门打开后，他见一对中年男女站在门口。

“你是顾老板吧？”那男的似笑非笑地问。

“是啊，你们是——”顾韦番皱起眉头问。

“刚才，我们去过你的店，听你老婆说你带人去看一套没挂牌的房，房价还挺便宜的。所以，我们就赶过来找你，也想看看这房。”那女的说。

“嗨，这只猪头三也太健忘了！”顾韦番转过身子，红着脸对刚看好房的女人说，边说边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实在对不住了，我现在要接待他们，恕不远送。这名片上有我的电话和手机号码，你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哦，对了，你这位小姐该怎么称呼？”

“我姓乜，叫乜小尧。”女人回答道。

“怎么联系？”顾韦番问。

“明天我给你答复时你就知道了。这会儿你不正忙着吗？”女人

说完，步履匆匆地走出了房门。

二

乜小尧下了楼梯后，拧开防盗门的锁走了出去。她走下台阶时，回头看了看这幢房子的门牌号码，随后在附近转悠了一阵子。她发现该小区周围的公交车特别多，出行很方便，而且超市、菜场、小学、中学、医院等应有尽有。她还发现沿街几幢房子底楼的天井已被改建成商铺——这些商铺有卖干货的，有卖水果的，有卖烟酒的，有卖文具的，有的成了理发店或餐饮店。这几天，她一直想抽空剪个头，于是顺便走进了一家名叫“美妮娅”的理发店。

“大姐，你要做头发？”一位年轻女子见她跨进店门，便带着甜蜜的微笑迎了上来。她不胖不瘦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领口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半遮半掩着滚圆凸起的双乳，左臂上刺着一朵难看的花。

“我不做头发，只是想把头发修剪一下。”乜小尧发现这女子的那张线条分明、齐齐整整的脸因妆饰得过浓，特别是扑了太多的白粉，而显得有点俗气。

“好嘞。”女子让乜小尧坐到一张椅子上，接着便剪起发来。剪了一会儿后，她没话找话地问：“这位大姐是安徽人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安徽人？”乜小尧反问道。

“还不是听你的口音？”女子将耷拉下来的眼皮往上一挑。

“那你也是安徽人喽？”乜小尧侧觑着她问。

“不是，我是东北人。不过，我在安徽呆过两年。”女子说完，又耷拉下眼皮，两簇黑云般的眼影和芒刺似的睫毛仿佛给白生生的面颊罩上了一层荫帘。

“在安徽什么地方？”乜小尧问。